

八、軍人精神

孫武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拿破崙說：「戰爭勝利，四分之三依于精神要素，而依于物質之情況決定者，不過其四分之一。」

克勞塞維慈氏說：「精神力為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而為其操縱。」

哥爾茲將軍說：「殲滅敵人之戰鬥員，其價值較消滅敵之勇氣為小，失敗主義者若充斥於敵之全軍中，則勝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

福煦元帥說：「我欲為勝者，必須保持戰勝敵軍之精神力，指揮官必須有此精神貫注於自己之部隊，故指揮會戰者，乃粉碎敵之精神力，以至於最高度之謂也。」又說：「必勝之意志乃勝利之第一條件，兵卒應以此為第一要義，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較高之決心，貫注於每一個兵卒之精神中。」

普通的軍專家尚且如此重視精神力，何況 國父是革命的軍事家，中國現代革命的領導者。當民國十年取道廣西北伐，師次桂林時，為振作全軍的戰鬥意志，強化全軍的精神力量，於翌年一月集合當時所統率的滇、粵、贛各軍將校給予剴切詳明地演講：「軍人精神教育」，這一部演講詞，為 國父的寶貴遺教，在世界兵學上具有不朽的價值，另成一新體系，雖名軍人精神教育，實包括一般的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不特可作為革命軍人的基本教科書，且可作為一般國民身心修養的座右銘。

一、精神重於物質

蔣百里先生說：「在軍事教育上本來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做「外打進」，一種叫做「裏向外」。「外打進」的方法，就是從外表儀態的整齊嚴肅，行動必須規規矩矩（孔子教顏淵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為求仁之目的），以浸潤之，使心志和同，養成紀律，至於「裏向外」的方法，這是拿破崙所發明的，教育方法是啟發其愛國心，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為國犧牲，但外表則不甚講求，故帽子不妨歪戴，軍禮不必整齊，然而實際作戰，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績。當法國在大革命時，人民不管自己對於槍會不會開放，但是一聽到「祖國危險了」的口號，成千成萬的人便自動的拿起槍桿上前線與敵人作戰。法國有一張圖畫，是紀念革命時代人民愛國的心理，其圖為一家庭，有絕美的太太，有極可愛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飯，忽然門口飛進一張紙條，紙上寫了「祖國危險了」幾個

字，於是男人就放下飯碗奪門而出，踴躍赴戰場應敵。那時法國四面都是敵人，而且敵人的軍隊都經過長期的訓練，論武器亦較法國民軍優良得多。但是法國民軍作戰的精神，個個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崙未出世之前，法國一個國家，已經可以抵抗全歐洲的敵人。」（註）考 國父研究拿翁兵術，最有心得，他的倡導軍人精神教育，也許受到「裏向外」的教育方法的影響。原來精神與物質是不可分的，是互相影響的，兩者比較，精神是活的，是可變的，物質（武器裝備）是死的，是不可變的。換言之，精神力量是無窮的，不是用數字所得而計算，物質力量是有限的，卻可以用數字正確的計算出來。而且創造物質是人的精神，使用操縱物質也是人的精神，故在戰爭上精神是比物質為重要，也就是說明精神教育比物質教育為重要。固然一國軍隊的精神力與物質力兩皆優越為至善，但美國以物質條件最優越的國家，艾森豪威爾元帥尚且強調：「士氣是勝利的一個超越因素。」至於物質缺乏的國家，其軍隊更應注重精神，以補物質的不足，自不待說。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他一面統率劣勢裝備的軍隊，以與優勢裝備的敵人搏鬥，另一面又看到將來對外抗戰，因為我國產業的落後，勢必以劣勢裝備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乃特別注重於軍人精神教育的倡導，確是看穿戰爭決勝的機微。至於我們過去在大陸的失敗，乃先由於精神的崩壞，失敗主義的瀰漫，這是人人所共知共見的，更足證明 國父理論的正確。國父這部遺教，洋洋萬餘言，分為五課：第一課精神教育：第一節精神教育之要旨說：「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為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然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為軍人，非為有軍人資格乎？非為曾受軍人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為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否則反是。」第二節精神之定義說：「人為萬物之靈……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死物矣。」更在第三節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上，以武昌起義為例，證明精神力為戰勝之本說：

精神與物質相輔為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為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為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為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士兵之入黨者，均為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尚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以為若我不先

發制人，終必為人所制，死耳，置於死地而發生，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熊秉坤向共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為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為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以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為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敵人，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殊若此，將謂以少勝眾乎？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出兵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為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犒虎吻，必無倖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奪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而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猶顯而易見之例也。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為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為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為之也。

雖然精神重於物質，而在長期戰爭中，對於物質實有同時改善的必要。因為物質不足，每易影響到精神的沮喪。所以我們於強調精神之外，還要力求物質的改善，不待說，這是維持精神，振作精神的最實際的方法。最近英國二十五位科學工作者合著「戰爭與科學」一書，曾有下列的闡明，可供參考，該書說：「一般說來，有兩個條件是和士氣振作有關的：一個是士兵的物質條件，如食物，營房和軍器供給必須好，否則溺職的事是難免的。第二是士兵自己必須明白他是為什麼而戰，同時要他相信戰爭的方向是對的。前一個條件是基本的，短時期缺乏糧食休息或彈藥，雖可用心理上的因素來對消，但不能維持長久，飢餓疲乏的兵，絕不是以飽待饑的兵的對手，在這點上說來，士氣的問題變成了給養和組織的問題了。現在民氣也和士氣一樣重要，而食糧對於兩者都是基本的東西。」

二、軍人的精神力

第四節軍人之精神說：「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加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務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為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拮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獨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尚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尚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為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服。有革命精神，則為英屬之愛爾蘭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國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跟著又畫龍點睛地指出軍人精神的要素有三：——一曰智，一曰仁，一曰勇及決心。即「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群策群力而為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方能剷除反革命勢力，改造中國為「新世界」。不待說，這是全書的骨髓。茲將第二課講「智」，第三課講「仁」，第四課講「勇」，第五課講「決心」的內容，摘要列表如下：

智									
定義	來源			軍人之智					
有聰明，有見識，又須合乎道義，並隨時進步	由於天生	由於力學	由於經驗	別是非		明利害		識時務	
	與「生而知之」略同	與「學而知之」略同	與「因而知之」略同	軍人須衛民，利於民則為是，不利於民則為非	軍人須衛國，利於國則為是，不利於國則為非	利害與是非相因而至	是則為利，利可為	非則為害，害不可為	時勢成熟可為，否則不可為
									知己彼 知己彼，百戰百勝

仁				
定義	種類			軍人之仁
博愛、公愛、己饑 己溺	救世之仁	救人之仁	救國之仁	實行三民主義， 救國救民
	捨身救世	樂善好施	為國犧牲	
	宗教家之仁	慈善家之仁	愛國志士之仁	

勇						
定義	種類				軍人之勇	
不怕，軍人之勇—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	大勇	小勇			長技能	明生死
	真正之勇	獠狃之勇	血氣之勇	無知之勇	應嫻熟 游勇戰術的技能	能鼓起 勇氣
	成仁取義	一忿忘身	暴虎馮河	螳臂當車	命中， 隱伏， 耐勞， 走路， 吃麤	不畏 死，為 國效死

決心	
不成功即成仁	
成功	成仁
造出莊嚴華麗國家共享幸福	共殉吾黨光輝主義成為志士
皆為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	

我們從以上的表解，已可明瞭智、仁、勇及決心的主要內容，現可進而研究智、仁、勇及決心的淵源問題。關於國父所說的智、仁、勇，有人說淵源於兵聖孫子，始計篇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也有人說淵源於哲人孔子，中庸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孫子兵法為軍事哲學的書，中庸為政治哲學的書，如果說它純粹地淵源於孫子，卻缺了「信」「嚴」兩項，說它直接地淵源於孔子，卻又用在軍事上。其實國父對這兩部名著都很有研究的，故不如說他是攝取兩家的學說而立論。此外國父又參照新兵學加上「決心」一項，而建立他軍人精神教育理論的新體系，且其內容又是全新的，不同於孫孔及其他兵書上的解釋，這是他的獨創——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獨創的。

智、仁、勇是中國的軍人魂，亦即中國軍人的武德，它以仁為中心，故可使

智勇不致陷入歧途。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軍人，決不是健全的軍人，果如他擁兵的話，必變為軍閥，戰爭的話，不是為爭權奪利，便是為侵略征服。這都是國父所極端反對的。所以我們中國軍人的武德，不是日本的武士道（軍人精神）所可比擬，因為日本的武士道偏重於勇智，丟了最重要的仁，過去日本軍閥只得走上侵略老路。拿破崙亦談智勇不談仁。他說：「為大將應具之種種理想的才能，極難具備於一人。實際上為大將最需要者，同時最能揚名者，即智勇雙全。若有勇而寡智，則往往不慎，而生意外。若有智而少勇，則意想之事，往往不能作。」所以他在歐洲極其量亦只盡其蹂躪的能事而已。舉世奉為兵學大師的克勞塞維慈氏，他對於智勇分析得最為詳明，讀者可看他的名著戰爭論。至於我逡譯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一書，其中有一段說：「軍事上的天才，即憑於智力、感情、勇氣及其他各種心力的合一，以從事軍事活動的卓越軍事指導者。世人慣將單純而勇敢的軍人稱為軍事上的天才，這是不對的，殊不知智力比勇氣尤為重要。雖是下級指揮官，苟欲成為一個優秀的指揮官亦必須具有優秀的智力，其階級愈高，則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但他卻不談「仁」，並且強調「戰爭為無限界的暴力行為」，徒造成德國軍人好戰成性和暴虐無道，這不能不說是克氏戰爭理論的一大缺陷。至於蕭米尼、威利遜、杜黑、福煦、魯登道夫等的著作亦犯有同樣的缺陷。於此，可見國父兵學思想的不同凡響，及我國兵學的特色。本來仁的戰爭觀念，在我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不殺人」，叫做仁，其實這僅是片面的，它的出發點，應為撥亂反正，濟弱扶傾。又如司馬法的仁本篇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可也。」國父所謂仁，應為如此，所以他仁的戰爭觀念，決不僅僅是那片面「不殺人」之仁，也不是春秋時代宋襄公之仁——「不重傷，不擒二毛」，因為這是婦人之仁，是小仁，非大仁之仁，更非國父之所謂仁——救國救世之仁，實行三民主義之仁，站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縱是澈底殲滅敵人亦非不仁，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的。

總之國父所講的智仁勇，是三位一體的，缺一不可，尤以仁為中心，殿之以決心，以為實行發揚智仁勇的原動力，益見完整而有力。就是說軍人如果缺乏決心，則智仁勇，也是徒然。但決心生於信仰三民主義，為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我們自己，就是個人的「成仁」。革命軍人能夠個個決心「成仁」，則革命事業必「成功」。所以「成仁」與「成功」是一件事情。再就個人而說，決心成仁者，往往未成仁而先成功，決心成功者，往往未成功而先成仁，成功固偉大，成仁更偉大。遠如唐之張巡、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近如此次抗戰中之姚子青，張自忠，戴安瀾等，戡亂中之張靈甫、黃伯韜、劉戡等，這種轟轟烈烈的「成仁」，簡直成為中華民族的軍神，千秋萬歲後，猶令人聞風興起。

固然，智仁勇及決心為每一個將校所必備，就是每一個士兵也要具備，不過在程度上各有差別而已。至於程度的高低固與先天有關，尤繫乎後天的學習與修養，所以我們革命軍人決不可自暴自棄，應不斷地努力學習與修養，提高自己的智力、仁力、勇力，及鍛鍊自己的決心。這樣就是士兵亦可成為將校。今日反共抗俄戰爭所課於我們軍人的精神力實在太大了，倘若我們個個都具有高度的精神

力，則失敗主義自可逃形，必勝信念自可增強，反攻大陸，光復大陸，端在乎此。

（註）見蔣百里先生：「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